

MODERN SOCIAL SCIENCES SERIES

現代社會科學叢書

現代歷史科學

陆象淦 著 重慶出版社



MSSS

MODERN SOCIAL
SCIENCES SERIES

現代社會科學叢書

現代歷史科學

陆象淦 著 重慶出版社

MSSS

责任编辑 赵文林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刘黎东

陆 象 淦 著
现代历史科学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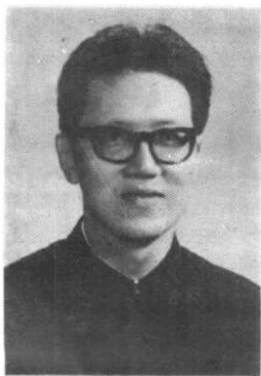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125 插页6 字数324千
1991年4月第一版 1991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

ISBN 7-5366-1437-3/K·82

定价：5.80元



陆象淦，1938年生于上海嘉定。1961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长期从事学术情报研究，发表过多种论著和译述。1979~1983年，先后去罗马尼亚和意大利进修，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近著有：《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与罗马尼亚舆论》、《战后的意大利史学发展》、《战后的史学发展和特点》、《走向二十一世纪——卡恩的大过渡理论》、《发展——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全球问题》等。

出版者的话

前些年国内一些兄弟出版社出了许许多多介绍国外新知识的中小型读物。这些小册子围绕一个小的领域或一件两件事情，使用新的概念和新的方法进行研究和阐述，就像放电一样，迸出一朵又一朵的耀眼火花。这些小册子对文革后国内知识界的观念更新起了良好的启蒙作用。

但时至今日，广大读者已不能满足这些零星的介绍了。人们意识到，要成为一个现代文化人，非系统掌握社会科学各学科新的理论体系不可。而社会科学新知识的系统介绍又朝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是系统介绍各门新的学科；一是系统介绍老学科的新内容。在前一个方面，现在已引起广泛的兴趣，一本又一本的《××学》正在陆续出版。可是对后一个方面却未引起应有的注意。事实上这些老学科今日仍是社会科学中的骨干学科。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骨架仍然基本上被蕴含在这些老学科之中。为了使广大读者系统了解这些骨干学科的新内容，重庆出版社组织高层次研究机构的专家编写了这一套中级学术读物。这一套书的每一本在开始部分力求通俗，引人入胜，然后逐步升堂入室，达到较高深的境界。原来学科功底较差的读者能够逐步加深理解，而知识原较广博的读者又都有所获，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为了保证编辑质量，我们聘请了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人民日报、解放军出版社和中国社科出版社等单位的一些专业编辑或编辑室主任担任特约编辑。在此一并致谢。

重庆出版社

目 录

导 言	(1)
上编 现代历史哲学	(10)
第一章 史学的“科学化”之争	(15)
一 从自然论模式走向反自然论模式	(16)
二 从“事实与解释”之争到“叙述的复兴”	(26)
三 寻求“特殊的历史规律”	(42)
四 告别传统的科学模式	(56)
五 中国史学讨论的热点	(70)
第二章 史学的客观性	(82)
一 从“崇拜事实”到否定“事实”	(85)
二 历史真理与柯林武德对“常识理论”的批判	(97)
三 苏联和东欧学者的“史学事实”之争	(112)
第三章 史学与时代	(129)
一 “现代主义”及其不同定义	(132)
二 现代主义与历史实用主义	(137)
三 辩证的相对论与史学的倾向性	(153)
第四章 决定论与历史的意义	(168)
一 历史的“荒诞意义”	(170)
二 经济决定论与多元决定论	
——关于社会经济形态之争	(184)
下编 现代史学方法论趋势与流派	(202)
第五章 整体化趋势与“总体的历史”	(207)

一 亨利·贝尔的历史综合理论与整体化趋势的发端	(208)
二 “年鉴派”运动与总体史学的崛起	(218)
三 “新史学”现象与总体史的“变形”	(231)
四 英美的“新社会史”与“口述史”	(246)
五 联邦德国的“新社会批判史”与作为 “历史社会科学”的史学	(262)
第六章 计量化趋势与“新经济史”	(275)
一 美国的“新经济史”与计量经济学理论	(279)
二 美国的“新政治史”与“政治行为”分析	(299)
三 苏联、东欧对历史计量分析的尝试	(312)
四 历史研究与信息库	(325)
第七章 模式化趋势与结构分析	(338)
一 现代结构主义与模式化方法	(343)
二 结构与历史认识	(357)
三 美国的心理史学与弗洛伊德主义	(370)
四 社会心理学与历史行为解释	(386)
代结束语 新世纪史学展望	(400)

导 言

在人类文化中，历史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古老的知识和学问之一。如果把半是神话半是记忆的口头传说，或者非文字的某些符号记载视为历史学的涂鸦时代，那么可以说，人类在开始创造自己的历史同时，就产生了历史学领域里的初步探索。但自古以来，人们对于历史学的态度臧否褒贬，大相径庭，使它成为一门争议最多的学科。

首先是历史学概念的涵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所说的历史和历史学的含义是什么？初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常识性问题，却常常出现混淆。有人说：“目前关于史学和历史、现实关系理解中的某些混乱，首先便同不能严格区分‘历史’和‘历史学’的认识错误相关联”。^①这种状况不仅存在于中国，而且也见诸于国外的学术界。一般地说，在欧美的主要语言中，迄今仍沿用同一个词——History(英语)、Histoire(法语)、Storia(意大利语)、Historia(西班牙语)、История(俄语)——来表述历史和历史学的双重涵义。确实，为了区别作为实际过程和事件的历史与作为认识和科学的历史学之间的不同，现代欧美语言中又用Historiography(Historiographie, storiografia, Historiografia,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一词来代表后者。在德语中则有 Geschichte 和 Geschichtsschreibung 之分。但这个新词没有得到普遍使用，只具有辅助性的功能，主要被用来表达史学之类的名称，以避免读

^① 蒋大椿：《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见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等编：《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重庆出版社，1986年，第16页。

音上拗口(一般不说历史的历史)。在法语中常常可以见到Histe-ire与histoire,即大写的历史与小写的历史之间的不同用法。大写的历史被用来指历史过程本身,小写的历史则指对历史过程的认识。从希腊语词源上来说, Historiography 也仅指历史学家工作的成果,即他们所写的著述,而不包括研究的方法及理论。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个词迄今尚未得到普遍使用。在汉语中, Historiography一词也通常译译为“历史编纂学”或“史学史”。

当代欧美的各种专业著作和工具书一般仍倾向于沿用History这种单一形式来表述历史和历史学的双重涵义。例如,《苏联小百科词典》1986年第4版在“历史”条下注明:(1)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过程;(2)具体地、多方面地研究整个人类过去的各门社会科学的总体(即历史科学)^①。美、英、法等国出版的《拉鲁斯大百科词典》、《国际百科词典》和《美国百科词典》等大型工具书,也都把历史过程及对它的研究这种双重涵义包括进“历史”词条的释文。而一些史学理论著作则认为,“历史”一词应包括三个基本的内容:(1)作为事件本身的历史;(2)作为研究工作的历史;(3)作为研究工作结果即对事件的全部论断的历史。后两种涵义构成了作为科学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概念即历史学是逐步发展成科学的。^②

我国最早提出严格区分历史与历史学的不同涵义的是李大钊。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史学要论》一书中着重指出,把二十四史等历史记述当作历史是一种误解,客观的历史过程与研究历史的学问是既相联系又有原则区别的两回事:“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而“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近年来,随着我国学术界对历史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再认识和进一步探讨,历史与历史学的区别与联系问题再次被提了出

^① 《苏联小百科词典》,莫斯科,1986年,第521页;参见该书中文译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783页。

^② J·托波尔斯基:《史学方法论》,英译本,华沙,1973年,第55页。

来。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历史”一词有两重含义：一是指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事实，即与自然界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人类社会运动发展过程；二是指对历史事实的记录和整理，即历史书籍，而所谓“历史学”则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以往运动发展过程的科学，包含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对不同地区、国家、民族历史的比较和对于历史上各种现象的关系和规律的探讨。也有部分学者将“历史”理解为史实，而“历史学”包含史实记录和历史规律的研究成果。

众所周知，历史学由神话传说和一般历史知识发展为科学，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古代中国，历史文献和历史学著作被认为是给帝王将相提供统治经验的学问，所以“正史”由国家机关主持编纂和抄刻。在3000年前就有《尚书》统传下来。周代以后，更有《国语》和《左传》。后来扩大到私家写史。孔子著《春秋》，微言大义，用儒家观点字斟句酌地评判历史事件。以后有《战国策》和二十五史的陆续出现。宋代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把史述与史记结合起来，历史记录成为史论的论据。

在西方，历史著作出现也较早。但直到中世纪，记述历史往往被看作是与史诗类似的文学著作，或是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政论，或者是与神学服务的工具。到了17世纪，欧洲开始出现建立历史科学的尝试。按照那个时代所说的科学的标准，这种尝试的主要标志，乃是试图把历史学与虚构幻想及寓言传说分开。在欧洲的启蒙主义时代，历史学著述的科学标准趋于更严格和复杂。伏尔泰等法国启蒙思想家不仅主张历史研究必须以史料及对史料的批判态度为基础，而且要求超越传统的政治史的框框，使历史学在通往科学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到19世纪上半叶，由于德国哥廷根学派特别是兰克等历史学家的努力，历史学开始在大学和其他学术讲坛上确立其作为科学的合法地位，建立起了大学的历史教研室、研究院，各种历史学讲座和专业期刊也应运而生。随着实证主义哲学的诞生及其对科学研究的影响不断扩大，批判地解释史料。

准确地弄清个别史实并对之作批判性的分析,把“神的历史”与“世俗的历史”分开、把历史研究扩大到传统的政治史之外的领域。

在中国,早在西汉初年就有贾谊发表《过秦论》,总结秦王朝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随后各代都有这类总结性的史学著作。对史料真伪的考证,从汉代的王充就开始了。我国传统分类法将所有严肃的学术著作分为经、史、子、籍四大类。史即其中一类。两三千年来史学著作极其丰富。不仅如此,古有所谓“五经皆史”的说法,即孔子整理著述的《书》、《易》、《礼》、《诗》和《春秋》都可看作史料。诸子著作和各代文集也有大量史料。各代史学家都根据当时政治实践的需要不断对史料进行研究和整理。尽管在24史中的《天文志》和《五行志》也夹杂有迷信的内容,但那是由于不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把人间祸福与自然现象不正确地联系起来造成的。中国历史著作从来不受宗教和神的干扰。

到了本世纪,西方历史学界的严密的“科学性”和尊重史实的“客观性”为标榜的经验主义、实验主义模式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当代世界的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剧急变革,时代的社会要求与传统史学理论模式和实践手段之间的矛盾,促使欧美各国的实证主义史学走向衰落和陷入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建立“新科学”的要求已迫切摆在西方学术界的面前。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等主要西方国家,它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口号。英国历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在《变动的世界中的历史学》一书中写道:“现在,我们充斥着一种不稳定的感情,因为我们感到将跨入一个新时代的门槛。在这个时代面前,以往的经验根本不成其为可靠的指南。”正因为如此,迫切需要“修改传统史学思想的基本假设”,建立关于历史进程的“新观念”。^①而联邦德国的A·韦伯则更加直截了当地说:

① G·巴勒克拉夫:《变动的世界中的历史学》,牛津,1957年,第Ⅶ页,第1—7页。

“我们必须向迄今的史学告别”。^①

可以看到，西方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近几十年来在历史哲学、史学方法论及历史著述的实践领域里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同时不断形成再认识的潮流。但总的说来，在社会科学各部门中，西方历史学这片领域中唯心主义最猖獗。越来越多的唯心主义历史学家强烈要求克服实证主义历史学对历史哲学的长期藐视心理，客观上要求历史学陷入更深的唯心主义陷阱。法国著名学者H·I·马尔罗写道：历史学家的职业“长期以来是在专门化思想的狭隘轨道上发展起来。实证主义非但没有帮助我们同这种职业的偏狭性作斗争，反而为之寻找根据”。但是，为了使历史学“具有稳固的基础，学者们应该为方法论大声疾呼，要求建立他们能够运用的认识论”。^②历史是什么？何谓历史认识？它是否包含客观真理？什么是历史认识中决定真理的准则？何谓史实？它是否客观地存在？什么是历史的因果性？是否存在历史规律？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如何？如此等等，一系列关于历史过程和历史认识的基本哲学问题再次被提到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面前，成为重新认识和研讨的课题。正如英国历史学家E·卡尔指出：“今天的历史学家妄想抛开历史哲学，就只不过像一些裸体主义者，徒然忸怩作态，想在自己郊外的花园里重建一座伊甸园一样。今天，这个使人作难的问题是不能再回避的了。”^③现代西方史学的这种理论上的再认识导致所谓的“批判的”和“分析的”历史哲学逐渐占据优势，逐渐压缩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阵地。当然，现代科学方法对历史学的影响也是存在的。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家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① A·韦伯：《第三个或第四个人——论历史存在观》，慕尼黑，1963年，第2页。

② 转引自O·M·米杜什·美斯卡延：《当代法国史学中的若干方法论问题》，苏联《哲学问题》，1965年，第1期，第108页。

③ E·卡尔：《历史是什么！》，纽约，1967年，第21页。

现代历史科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突破性进展。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哈里·狄金森指出：“比历史知识的巨大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学者们在如何对过去进行研究的方法和态度上发生了重大的革命。”^①由于这一变化不仅表现在一般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方面，而且更主要是在历史学家的具体实践活动——历史编纂工作中反映出来，所以尤受人们的注意。国际学术界对这方面的趋势的分析也更广泛和深入。一般认为，存在着改变现代史学面貌的三个主要的方法论趋势：（1）整体化趋势；（2）计量化趋势；（3）模式化趋势。三者彼此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但在具体应用方面，各个“新史学”流派有所不同的侧重。这些趋势一方面反映出现代历史发展观和历史结构观的能动变化及历史学家超越传统史学模式的陈旧框框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它们也是在整个现代科学和认识飞速进步的推动下，历史学家应用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和手段，使历史科学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科学层次，与现代科学同步所进行的可贵尝试。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产生及其影响的不断扩大对于现代历史学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和决定性的意义。许多愿意正视现实的西方历史学家和理论家无不承认这一点，并试图通过不同的方式理解或吸收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观点和原理。英国历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指出，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甚至包括对马克思的分析持不同意见的历史学家，无一例外地交口称誉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对他们产生的巨大影响，启发了他们的创造力。巴勒克拉夫写道：“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②这位英国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对历史思想的影响归纳为五个方面。首先，马克思主义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研

① G·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序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页。

② G·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61页。

究方向的转变，使它从描述孤立的事件(主要是政治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第二，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历史。第三，马克思主义促进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第四，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结构观和阶级斗争观使历史学家们不仅注意研究西方早期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形成的过程，而且注意研究其他社会制度中出现的类似过程。第五，马克思主义重新唤起了历史学家们对历史研究的理论前提及历史学理论的兴趣。^①

就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历史学的实际影响而言，则在近几十年来活跃于西方学术论坛的新社会史和经济史领域里表现得尤为明显。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观念和思想因素已经渗透进了今天欧美的一般历史研究，使之产生了重要的变化。阶级的作用、思想的社会根源、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等命题成为解释历史发展过程的基本因素。当代西方历史学家们越来越强调经济和社会因素的作用，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无疑是其中一个决定性的原因。例如，当代法国年鉴派的卓越代表费尔南德·布罗代尔虽然曾经申明不接受马克思的学说，却以毕生的主要精力来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特有命题——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问题，并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点持相当开放的态度。正如法国巴黎大学经济和社会史学院院长P·维拉尔教授所说：“长期被用来反对马克思的那些陈词滥调现在只能在论战中占次要地位了。偶然与必然，自由与决定论、个人与群众、精神与经济，今天的历史学家已不再浪费时间将这些概念对立起来，而是试图确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②从某种意义上说，

① G·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7页。

② P·维拉尔：《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建设中的历史学》，见J·勒夫戈等主编《研究历史》第1卷，巴黎，1974年，第169～170页。

“当代历史科学的一切流派，无不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虽然它们通常并不直接援引马克思主义”。^①

中国历史学尽管早就相当发达，但在17世纪以后，由于科学技术逐渐掉队，历史学的现代化过程发展较迟。到17世纪清代人编纂《明史》的“天文志”和“地理志”时才不得不抛弃旧说，采用西方关于天文、地理的新见解。但清代史学家把主要精力用去考证古史，并在汉语音韵史和文学史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在其它许多方面就没有多大起色。十月革命之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才给中国史学界带来了新的活力，中国历史学的现代化与马列主义历史观的传播结合起来。这是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经过了四十年的历史研究的实践，国内外不少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有指导作用，但唯物史观本身并不等于全部历史科学，也就不能代替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绝不是某种静止不变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而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心科学，因此应该继续探索。

现代历史科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科学。通讯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打破了以往学术研究的封闭系统。各种思潮、流派和倾向无不相互影响和借鉴，通过学术争论，彼此渗透、融合和推动。任何一个历史学派都不可能孤立存在和一成不变。学术争论永远不会完结，因为解决每个问题本身又产生新的问题，要求解决。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能够通过学术争论影响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反过来说，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或反马克思主义的流派的对话和争论中，在研究时代所提出的现实问题中，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研究也正在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

① A·布尔吉埃：《历史与结构》，载《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71年第3～4期，第4页。

今天，科学理论内容的突破，引起科学的基本理论思维方式的改变，使科学认识活动中自觉的主体性原则越来越突出，并导致了现代系统论整体观的产生。现代系统科学的兴起和不断深化，把人们对世界的普遍联系的具体化和定量化，世界的普遍联系不再是某种抽象的规定。现代历史科学中的整体化和计量化趋势应该说是现代科学思维新方式的一种反映，具有内在的科学基础，尽管在应用过程中依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新的科学高度上建立历史学自身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乃是有待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共同努力完成的任务。

总之，综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历史学论坛，可以说革新的潮流乃是主流。历史科学的各个学派之间以及每个学派内部的不同观点的对话和争论，乃是当代大多数学者和研究工作者欢迎的学术发展的有效方式。“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我们党在学术领域里的一贯方针，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激励新见解、新思想、新观点的产生和形成。科学发展的意义本质上在于逐步超越相对性，不断接近客观真理。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能超越时代和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先验模式和观念的框框，但社会的进步、实验的经验和科学研究本身的发展逻辑开拓着科学的视野和境界。某些曾经被当作真理的假设被摒弃了，因为新的时代的实践证明它们已经过时或者是站不住脚的。新的问题及与之相适应的新观念取而代之，在更高的和更深的层次上认识、理解和揭示出物质运动和历史发展过程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现代历史科学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再认识和革新，无疑构成这种认识进步和发展的无限过程的一个新的环节。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革命的和开放的，它在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能够而且应该批判地分析和借鉴当代世界各种不同学派和思潮在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领域里的学术研究成果，使历史科学上升到更高的和更严密的科学水平。

上 编 现代历史哲学

一般认为，历史哲学是研究历史过程的意义、规律和基本趋势，揭示认识历史过程的基本因素的领域。自古迄今，世界上著名的历史学家或热忱关注史学的哲学家都不满足于记录或单纯叙述史实和事件，无不试图以各自的方式对历史过程作出解释，揭示其意义。“为什么”这个或那个事件以某一特定的方式，而不以其他方式出现，这类问题成为历史学家们研讨的基本课题。历史学家和其他思想家对此提出的不同答案反映着特定的历史哲学观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是最原始的远古历史性记述也蕴含着某种历史哲学思想。但是，西方的“历史哲学”一词本身一直到近代才被运用。据法国学者马克斯·诺多考证，在1650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法国思想家让·博丹首先使用了这个术语。不过，今天人们通常把历史哲学概念的发明权归于伏尔泰。这位伟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在1756年的《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一书中描述历史、各民族的性格和气质、以及他们所创造的文化和文明时，使用了这一概念。稍晚，他又在1765年撰写了《历史哲学》一书。继伏尔泰之后，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在《历史哲学大纲》（1784—1791年）这部未完成的著作中试图对历史哲学概念的涵义作进一步的阐发和界定，提出了社会进步的意义在于实现人道思想这一论点。

随着社会的发展、认识的进步和人在一般文化领域里的提高，对历史哲学的研究日益丰富、广泛和深刻，终于成为一个具有自身的问题和概念工具的特殊认识领域。特别是通过黑格尔的